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余太山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传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8448 - 3

I. 早... II. 余... III. 丝绸之路—文献—研究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034 号

責任編輯 郭立群

封面設計 楊德鴻

·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1 插頁 2 字數 297,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448 - 3/K · 1534

定價 30.00 圓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總序

中國文明的傳統源遠流長，豐富多彩，歷經世人常稱的“五千年”，流布交融的地域超出今天所轄三十幾個省、市的範圍，廣及整個歐亞大陸，乃至其他大洲。因此，我們所定義的“傳統中國研究”，就時間而言，始自上古三代，歷經漢唐宋元，降及明清諸朝，凡中華民國建立之前的時代均在範圍之內；就地域而言，超出中國“本土”，遍及世界各地，凡受其影響或影響中國文明的人、事均屬研究對象；就專業而言，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風俗、宗教等等，全都包羅其中。因此之故，“傳人倫方興星曆之文明，究玄幾以欣播海國；統考據辭章義理之鈐鑰，超象外而冀得環中”一聯，足以生動地概括“傳統中國研究”的涵義。

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自建立迄今，將近四載。在此期間，已經舉辦過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兩次國內地區會議；同時，編輯出版了六輯將近四百萬字的《傳統中國研究集刊》，以及支持出版多本專著。我們對於所有的學術作品，都要求以傳統文獻的系統解讀作為研究基礎，並借助考古實物與社會調查資料，既要切實地作“微言”考證，又要精辟地作“大義”辨析；既要重視國人所言，又不忽視域外記載。從而以一步一個腳印的認真態度，努力揭示歷史真相，庶幾“古為今用”。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將仍然秉承這一學術原則，旨在聚集國內外同仁的優秀之作，置於同一平台，以利交流、探討。《叢書》第一批著述的作者中，除了傳統中國研究中心的成員外，尚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復旦大學的著名教授，他們都是各自專業的佼佼者。我們希望

借助第一批專著的“召喚力”，吸引更多更好的著述，把“傳統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水平推進到更高的層次，從而為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聊盡綿薄之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一貫支持學術文化事業的熱情態度，為本《叢書》的上佳質量和儘早面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謹致深深謝意。

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

2009年2月

緒 說

文獻提供的證據表明，所謂“絲綢之路”既是民族遷徙之路、軍事征服之路、信仰傳播之路、朝聘貢賜之路，也是富商大賈“周遊經涉”之路，而不僅僅是商品流通之路。

我們今天關注“絲綢之路”，主要是關注東西文化的交流，“絲綢”在這裏成了文化載體的代表。“絲綢之路”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失落的東西文化交流的軌跡。

研究“絲綢之路”，勢必利用東西文獻。東西文獻相互印證，一直是治東西交通史者嚮往的境界。可惜這在很多情況下祇是可遇而不可求。東方和西方的文獻好比驢唇和馬嘴，稍有不慎，不免非驢非馬之譏。其實，東西文化交流本身便可以說是驢唇與馬嘴對接的過程。非驢非馬，至少作為這一過程的中間產品，是屢見不鮮的。因此，不妨說：東西交通史研究，驢唇馬嘴之學也。一笑。

目 錄

緒說	1
----	---

上 卷

一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交通路綫	1
二 關於法顯的人竺求法路綫——兼說智猛和曇無竭的 人竺行	24
三 宋雲、惠生西使的若干問題——兼說那連提黎耶舍、 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的來華路綫	46
四 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73
五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綫的記載	87

下 卷

六 希羅多德《歷史》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	105
七 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誌》譯介	124
八 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	145

附 卷

九 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	167
十 “宋雲行紀”要注·····	268
參考文獻·····	303
索引·····	322
後記·····	338

上 卷

一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 交通路綫

《穆天子傳》於西晉太康二年(281年)出土於汲郡戰國魏襄王墓，因係盜掘，原簡散亂，經荀勗、和嶠等人整理，以隸字寫定爲五卷，卷一至四已有殘缺，卷五則全爲燼簡斷札。五卷所述皆巡遊事，前四卷與卷五似非出諸一人之手。竹書無名，今名乃整理者所定。《隋書·經籍二》始載“《穆天子傳》六卷”。卷六載盛姬死事，亦同時出土竹書，晉人編定時，列爲“雜書十九篇”之一(《晉書·束皙傳》)。

《穆天子傳》前四卷敘述穆王西征事，這是本章討論的主要依據。一般認爲，這四卷可能成書於戰國後期燕、趙人之手，當爲傳說而附會於穆天子者，但可能包含早至西周的史料。其現實背景主要爲至遲在前7世紀末業已存在的東西交通路綫，書中有關穆天子西征行程的記載不失爲中國最早的絲路文獻。

(一)

《穆天子傳》蘊涵着豐富的古代傳說和神話的素材，有很高的認知價值。本章所關注者僅僅是此書假託穆天子西征所描述的東西交通路綫，而解明這一路綫走向的關鍵在於搞清昆侖山的位置。蓋據《穆天子傳》卷一：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耆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汝春山之珎，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珎。賜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這表明穆天子西征的目的地是“昆侖之丘”，足見祇要昆侖山的位置搞清了，穆天子西征路綫的大方向就明確了。

關於先秦古籍中所見昆侖山的地望可謂衆說紛紜^①，其基礎是不同時期形成的傳說體系。今案：《穆天子傳》所見昆侖山應即今阿爾泰山，尤指其東端：

1. 由於歐亞草原游牧部族的活動，最早開闢的東西交通路綫應該是橫貫歐亞大陸的所謂草原絲綢之路，亦即從蒙古高原，沿阿爾泰山南北麓，穿越南西伯利亞，再往西到達當時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地區。希羅多德《歷史》(IV, 17—32)的記載表明，上述斯基泰貿易之路遲至前7世紀末已經存在。^②

2. 希羅多德《歷史》的有關描述有不少可以和中國典籍相印證。

例如：希羅多德《歷史》(IV, 13)提到位於今哈密附近的伊賽多涅斯人(Issedones)之東有“獨眼族”即阿里瑪斯波伊人(Arimaspians)。無獨有偶，《山海經·海內北經》也有類似的記載：“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③

又如：希羅多德《歷史》(IV, 23)記載在今阿爾泰山地區居有禿頭人。^④《莊子·逍遙遊》亦提到極北有國，名爲“窮髮”。“窮髮”，當即禿頭之意。

又如：希羅多德《歷史》(IV, 7)在敘述斯基泰人起源時說：“斯基泰上方居民的北邊，由於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緣故，沒有人能夠看到那裏和進入到那裏去。大地和天空到處都是這種羽毛，因而這便使人不能看到那個地方了。”這裏所說大地和天空充滿羽毛的地方，也見於《竹書紀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山海經·大荒北

經》注引)

這些傳說正是通過上述東西交通道傳到中國內地的。而先秦時期的中國人對西北地區的瞭解偏重於新疆地區的北部，即阿爾泰山區和準噶爾沙漠以北的草原，似乎也說明草原之路的開闢要早於後來所謂的西域南北道。

3. 考古資料也提供了證據。俄國阿勒泰省巴澤雷克(Pazyryk)公元前5—前4世紀墓葬中曾出土了精緻的絲織品和刺繡着鳳凰圖案的繭綢、漆器以及“山”字紋青銅鏡。^⑤這說明中國的絲綢最早確實是從這裏往西傳至歐洲的。

《穆天子傳》提到昆侖山上有“黃帝之宮”和某種墓葬(“豐隆之葬”),山中還有沼澤、泉水,有虎、豹、熊、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豬和能夠攫食羊、鹿的大雕。而只有阿爾泰山才有許多古代部落留下的文化遺跡,如在青河縣花海子海拔3500米的高山上分佈着年代為前7世紀至前5世紀的大型石冢,其中最大一座石冢高達10—15米,周長230多米。周圍有石塊環繞,圍寬5米,直徑達210多米,規模宏偉。這表明當時這裏居民的文明水準已經很高。質言之,關於昆侖山的神話的素材乃是阿爾泰山區的古文明。至於今天的昆侖山或祁連山等迄未發現任何足以構成神話基礎的古文明遺跡。^⑥

4. 《穆天子傳》所載自然景觀和人文、物產和歐亞草原正相符合。^⑦

1) 自然景觀,如卷三所述: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
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沙衍”當在阿爾泰山南緣。天子取馬血解渴,沙漠生活的情景躍然紙上。

2) 人文、物產,如卷二有載:

赤鳥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稌麥百載。

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泮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百，糒米百車。

鄆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十，牝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糒麥三百車。

以數量如此巨大的馬、牛和羊貢獻，符合歐亞草原游牧部落或部族的情況。

(二)

《穆天子傳》載穆天子往返途中均遇見一些部落或部族，其中若干似可與中西史籍相印證：

1.1 犬戎(亦見卷四)，應即卜辭所見犬方，亦即《山海經·海內北經》所見“犬封”、《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狗國。犬戎與金文、文獻(如《詩經·小雅》)所見獫狁以及後世所見匈奴同源。^⑧

1.2 焉居，很可能與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Asii 同源。蓋“焉居”[ian-kia]得視為 Asii 之對譯。

1.3 禺知，或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月氏同源，很可能與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Gasiani 同源。蓋“禺知”[ngio-tie]得視為 Gasiani 之對譯。^⑨

1.4 酈人，即同卷所見“無夷”。酈人或無夷應即馮夷。^⑩《水經·洛水注》引《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卷九：“河、洛，二國名，即西河有洛之類。《周禮》所謂澤國也。用與、馮夷，二君名”。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坟補逸上》：“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馮夷死而為河神。《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成疏：“大川，黃河也”。

1.5 河宗氏，封以司河宗之祭政者。^⑪《史記·趙世家》：“奄有河宗”。“正義”：“河宗，蓋在龍門河之上游，嵐、勝二州之地也”。

(以上卷一)

2.1 曷□之人，即卷三所見曷余之人。

2.2 赤烏之人或赤烏氏（亦見卷四），可能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莎車或西史所見 Saka 四部之一 Sacarauli 同源。蓋“赤烏”[thjyak-a]得視爲“莎車”[sai-kia]之異譯。而兩者又得視爲 Sacarauli 之對譯。“伊尹朝獻篇”所見乃此部在東方之一支，《穆天子傳》所見乃西徙之一部。

2.3 曹奴之人，很可能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丁零。蓋“曹奴”[dzô-na]得視爲“丁零”[tyeng-lieng]之對譯。

2.4 容□氏，《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作“容成氏”，說者多以爲當據改。案：此改並無確據，不如保留原狀。¹²

2.5 剗閭氏，似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嬖犁同源。“嬖犁”亦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薪犁。蓋“剗閭”[giai-lia]、“嬖犁”[siam-lyei]和“薪犁”[sien-lyei]得視爲同名異譯。而剗閭氏應爲遊牧於較西方的一支。希羅多德《歷史》(IV, 13)曾提到在草原之路上有看守黃金的格里芬(griffins)。¹³他提到的格里芬可能是附會“剗閭”一名所致，也可能剗閭氏是一個以格里芬爲圖騰的部落。¹⁴

2.6 鄆韓之人，應該就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鬲昆。蓋“鄆韓”[kiwən-hean]得視爲“鬲昆”[kek-kuən]之對譯。

2.7 西王母，一般認爲，傳文所見西王母亦一部落首領。案：根據比較可信的研究，所謂西王母的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即 Cybele，而與前 14 至前 12 世紀存在於敘利亞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國家 Ugarit 所崇拜的 Anat 等神祇亦有淵源。最初 Cybele 祇是諸神之一，前 1180 年左右赫梯帝國滅亡之後，被 Anatolia 新的征服者腓尼基人接受爲族神，地位開始尊顯，影響漸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爲希臘、羅馬世界接受。¹⁵果然，則西王母可視爲地中海文化東傳在漢文典籍中留下的痕跡。

（以上卷二）

3.1 智氏之人，迄無令人信服的解釋。¹⁶

3.2 闕胡氏，原作“闕氏胡氏”，前“氏”字衍。¹⁷可能就是《史記·

匈奴列傳》所見“烏揭”人。蓋“閼胡”[at-ha]與“烏揭”[a-kiat]得視爲同名異譯。烏揭又可與希羅多德《歷史》(IV, 23)所載 Argippaei 人勘同。¹⁸

3.3 曷余之人，穆天子歸途所遇。一說應即卷二去途所遇曷□之人，亦即卷四提及的“珠余氏”。¹⁹今案：曷余之人可能就是曷□之人，而“曷余”[zjiu-jia]與“珠余”[tjio-jia]亦無妨指爲同名異譯。蓋“曷”即壽字。²⁰但三者未必同處一地。

案：“珠余”與後來出現於《漢書·西域傳》中的“精絕”[dzieng-dziuat]、“鄯善”[zjian-zjian]得視爲同名異譯。既然精絕和鄯善人很可能和 Sacaraucae 即 Sakā Rawaka 同源。²¹珠余之人或曷余之人也可能是 Sacaraucae 即 Sakā Rawaka 之一支。果然，其人與赤烏之人也同出一源。

(以上卷三)

4.1 濁繇氏，應即《山海經·海內東經》所見“居繇”，後者當據《魏略·西戎傳》改正爲“屬繇”。“濁繇”[deok-jio]或“屬繇”[zjiuok-jio]得視爲 Sugda 之對譯。Sugda 人之本土在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其人擅長經商，足跡遍布各地，《穆天子傳》中出現的濁繇氏爲其人東來之一支。

4.2 骨釭氏，應即《山海經·海內東經》所見“豎沙”，後者當據《魏略·西戎傳》改正爲“堅沙”。蓋“骨釭”[kuət-kan]得視爲“堅沙”[kyen-shea]之異譯，而兩者均得視爲 Gasiani 之對譯。果然，則與卷一所見“禺知”同源。

4.3 重鰲氏，應即《山海經·海內東經》所見“大夏”。重鰲氏可能與《逸周書·王會解》²²及所附“伊尹朝獻篇”所見大夏或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Tochari 同源。蓋“重鰲”[diong-iong]不妨視爲“大夏”[dat-hea]之對譯。²³

又，同卷提及的“西夏”，一般認爲指大夏。蓋據《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即昆侖。《說苑·修文篇》、《風俗通義·聲音篇》引此皆作“崑崙”。西夏與大夏均在昆侖之東，係赴昆侖所必由，故可以認爲西夏即大夏。果

然，西去昆侖之丘（阿爾泰山）二千又二百里的“西夏”，當在河西地區。之所以稱河西之大夏為“西夏”，很可能是因為大夏之故地更在其東。

既然“西夏”即大夏，則與同卷所見重鰲氏族屬相同，但不在一地。

4.4 巨蒐氏，《尚書·禹貢》作“渠搜”，西戎部落之一。案：巨蒐，與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Asii 同源。蓋“巨蒐”[gia-shiu]得視為 Asii 之對譯。^②

4.5 獯搜，無考。

（以上卷四）

以下是若干補充：

第一，穆天子西征去途所遇諸部，最值得注意的是曹奴之人（丁零）、剡閭氏（griffins）和鄯韓氏（鬲昆）。穆天子西征歸途所遇諸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闕胡氏（烏揭）。

據《史記·匈奴列傳》，前3世紀末匈奴崛起時，冒頓單于曾“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而據《漢書·匈奴傳下》，元帝時，匈奴郅支單于叛漢西走，“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知堅昆在烏揭西，丁令在烏揭北。時“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而《史記·匈奴列傳》所謂“北服”丁零等，其實是“西北服”。一般認為，丁零本土在貝加爾湖周圍，鬲昆即堅昆在葉尼塞河流域。薪犁地望不詳，但無疑亦在阿爾泰山北麓。至於烏揭，依據較可靠的研究，其居地在阿爾泰山南麓。^③它很可能在《穆天子傳》描述的年代已登上歷史舞臺。

穆天子遇見剡閭氏、曹奴之人和鄯韓氏似乎表明其去途取道阿爾泰山北麓，而烏揭居地的位置強烈暗示穆天子乃取道阿爾泰山南麓東歸的。

第二，在漢文典籍中，西王母多被置於極西之地。例如：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弱水和西王母在條枝國，而在《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中，弱水和西王母則在大秦國西。這是因為在前者描述的時代，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瞭解在西面到條枝國為止，而在後者描述的時代，最西面的國家已經是大秦了。由此可見，穆天子會晤的西王母